

徐州, 百战之后化不开的



昔日兵燹地,今朝成绿草。但在外人眼中,徐州人的性格仍被割悍二字圈定。事实上,正如易中天评价:“徐州受到来自邻近的齐鲁文化圈强有力的影响,成就了较为明显的带有豪爽大气、精干、讲究情义的性格特点。楚人重情,齐鲁重义,这两种文化在徐州融合,从而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徐州文化特征,以及徐州独特的城市性格:有情有义,敢作敢为。”然而,在豪情与粗犷的背后,这座城市处处都展露出它的细腻与柔情。

□本版主笔 刘丽

历史上,见惯了大场面的徐州

事实上,地处古汴水与泗水交汇的徐州,在饱经战患的远古时代,就有一群被称之为东夷族的先民们在这处水源充足,山林茂密的小型盆地里,过着桃花源一样的生活,屋舍俨然,往来耕作,日子过得和平自足。《竹书记年》载:“(商)河甲申三年,彭伯克邳”。帝尧将此地封赏给彭伯(彭祖),称为大彭氏国,后称彭城,现在是徐州。最初的徐州是一座被战争打开命运格局的城市,不过受封后的彭祖再不爱打仗,一心钻研养生之道,以温情治国。大彭国历经尧、舜、禹、夏朝、商朝,八百多年后被商王武丁起兵所灭,从此一直战事频繁,直到最后一次1948年的淮海大战,徐州前后经历了几百次之多的战争,平均每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。

4000多年漫长的战争史里,在徐州发生的频繁战争引起古今军事家的关注,为什么它的得失在战争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呢?对此古今军事家的观点都是相同的,东晋人认为,“彭城之得失,辄关南北之盛衰。”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曾这样评价徐州的战略地位:“南不得此,无以图冀东,北不得此,无以窥江东。是胜负转战之地。”作为“北国锁钥”,“南国重镇”,在南方军事家眼里,占领了徐州,就等于拿到了打开北方大门之锁的一把钥匙;而在北方军事家眼里,夺下了徐州,就等于占领了向南方进军的桥头堡。

除了是兵家必争之地外,历史上的徐州是见惯了大场面的繁华之地。徐州河道畅通,以水运便利著称,可称为南北交通要道,既是物资中转处与集散地,又是历史上的漕运重地。明代的徐州、淮安、德州、临清作为明朝征收贡粮设于运河沿途的四个转运站被后人誉为国



彭祖以温情治理徐州



历史上的徐州看惯了刀光剑影家四大漕运粮仓;万历年间,徐州漕运异常繁忙,明代中期,徐州得运河之利,已是“物华丰阜,可比江南”;广运仓的漕运贸易,舟帆如云,市声喧阗,成就了明代徐州三百余年的繁华。

军事重镇,兵家必争之地,注定徐州的成长伴随着金戈铁马的厮杀声,以割悍来适应生存。而“物华丰阜,可比江南”的繁华,让见惯大场面的徐州豪情中透着淡定。然而,柔情是渗透在这座城市的骨髓里的,城市风物、人情地貌,处处都有迹可循。

风物 柔情篇

充满乡野气息的“石狗湖”

柔情对一座城市而言,首先是指城市平和宜居的环境,宜居的城,必定湖光山色。湖水对于城市,就如同在饱满胸前佩戴的一颗温润明珠。南京有玄武湖,杭州有西湖,嘉兴有南湖,而徐州有让徐州人称道的云龙湖。云龙湖早先的名字叫掉渣,就像乡人给自家娃娃起小名儿般信手拈来。因为云龙湖所处地形为三山一平地,在百姓看来,十分像簸麦子的簸箕,所以“簸箕洼”这个名字一叫就是千年。此后又叫“石狗湖”,《徐州风物志》写道:石狗湖,多雨时南山之水尽汇于此,积久不退,昔人做石狗镇之,故名石狗湖。

徐州人一提起云龙湖时的那种骄傲,是掩饰不住的。苏东坡在徐州时,曾有一个美好的梦想,引上游水,将此湖造设成徐州的西湖。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,1994年云龙湖与西湖结为姊妹湖。说实话,二美容貌才情不分上下,只是一个盛世开绵延,另一个却因新生而寂寞无声。云龙湖小巧,飞檐翘脊,房梁、椽子多为优质楠木和杉木做成,整



窑湾镇上的老建筑 资料图片

堪比周庄的“小江南”——窑湾

徐州邳州南面,还有一处窑湾,一直以来有“南周庄,北窑湾”的美誉。窑湾没有陈逸飞的神来之笔,却也因此保持着古朴宁静。外地朋友来窑湾,不明白这么一座粗线条的城市中怎会有一个如此精致的去处,仿佛一脚踏入江南,太突然,太令人意外。不过再看过宽阔的运河和运河两岸人家那安宁柔软的生活后,他豁然明白了。

当年窑湾镇上驻有美、英、法、俄等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。船来人往,昼夜不息,人称“小上海”。康熙盛世时,湖广江浙的富商都在这里开店设点,并将各自家乡的建筑风格移植到此处,所以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既有北方建筑的稳重厚重,也有南方建筑的钟灵秀雅,建筑风格多样性在全国

个建筑布局完整,现状保存完好。赵信隆酱园店是典型的前店后院建筑,前门面房屋均是一层,层高较高,大进深,体量大,院内房屋多为小进深的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;第二道院为酱坊;第三道院是住宅和小姐的闺房;第四道院是工人的住处。前大门上装有黑漆金字门匾“赵信隆酱园店”。门两厢有对联“黑酱自黑非墨染,甜酱微甜比蜜香”。去窑湾,一定要带点甜酱油走,和别处酱油不相同的是,纯原始工序的制造,保留了几百年前地方传统的风味。

窑湾镇上代表性建筑当推赵信隆酱园店,位于西大街,始建于清康熙年间,南北四道宅院,占地2000多平方米,现存房屋30多间,建筑面积541.67平方米。房屋均为青砖小瓦,飞檐翘脊,房梁、椽子多为优质楠木和杉木做成,整

那一抹柔情

苏东坡:徐州的一张非典型性名片

苏东坡不是一张绝对的徐州名片,但他与徐州感情的交集却远胜于其他的城。苏东坡在徐州任期短暂,不满两年,但对徐州的感情并不浅,他写徐州:春夏之交,草木际天;秋冬雪月,千里一色;风雨晦明之间,俯仰百变。这是时任彭城知州的苏东坡站在云龙山之颠写下的,说是山巅,但云龙山海拔不过142米,连泰山十分之一的高

度都没有,虽然无法望远八荒九垓,但足够饱览彭城长日澄美。来彭城任知州,是苏东坡从京师遭到迁谪以来的第三次调任。四月赴任,八月便遭遇了黄河决口,洪水兵临城下,二丈八尺,水穿城下作雷鸣,泥漏城头飞雨滑,苏东坡带头抗洪抢险,庐于城上,过家不入,使官吏分堵以守,卒全其城——洪水退去,他和徐州的百姓,已

是共同穿越生死,歃血为盟的好兄弟。不满两年的任期,只是弹指一瞬,苏东坡人生漂泊的下一站是湖州。他在《灵壁张氏园亭诗》中写道:“余为彭城二年,乐其风土,将去不忍,而彭城之父老,亦莫余厌也,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。”如果能够选择的话,他是想在彭城这块土地上终老的。



吕雉、戚姬、关盼盼这些徐州女子都曾演绎过柔情故事

吕雉:刚烈女子也曾温柔过

也许经历了漫长战事的沾染,徐州人自己都认同了豪放的性格,徐州女子也是如此,几乎没有个人认为徐州女子是温柔的。比如吕雉,世人以为她很狠毒。但这个刚烈女子也曾曾经温柔过。二十岁不到的她,听从父亲之命嫁给缺衣少食、游手好闲的刘邦。婚后生儿育女、任劳任怨,村里老老少少无不啧啧称赞。

刘邦身为亭长,押送骊山劳工,私自放走劳工后,自知秦法难容,慌忙逃命去,吕雉却为他坐监狱。为丈夫坐牢,却不曾见她抱怨过什么。刘邦造反后躲在深山里,吕雉给他送食物衣服。刘邦问吕雉是怎样找到他的,吕雉回答说那是因为刘邦头上有秦始皇所说的“天子气”。这个聪明的女子,用这个说法给丈夫打了剂强心针,

而这种说法一传开,更多的人来投奔刘邦,这样的女人难道不温柔贤惠吗?刘邦打进彭城,忙着接收财宝和美女,却让吕雉与刘邦父亲太公在项羽的军营中做了28个月的人质。就这样,还是未见吕雉有抱怨。一个女人能做到贫贱不移,危难不弃,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,世人怎忍心说徐州女子只是豪放而没有柔情呢?

戚姬:失去了保护壳的柔弱女子

如果说吕雉是由柔弱向坚强逐渐过渡的女子,那徐州女子戚姬就是天生认同宿命的温柔女子。戚姬从小能歌善舞,尤其是翘袖折腰舞,这种舞难度很大,要有很好的腰功,从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能够看出,舞者的腰肢纤细柔软如柳,有种极致的柔

美感。当50多岁的刘邦遇到会跳翘袖折腰舞的戚姬时,立刻爱上了她。戚姬虽然受宠,但她单纯,从不培养自己的党羽,她不算计别人,只是小心度日。唯一的一次争取,也算是保命,是想让刘邦换她亲生儿子如意为太子,结果失败了。

刘邦死后,戚姬穿上囚衣,戴上铁枷,被关在永春巷春米。

戚姬悲痛欲绝唱:“子为王,母为虏,终日舂暮,常与死为伍!相去三千里,当谁使告汝?”而这生命的哀号,却救不了她,只能让这个原本与世无争的美丽女子,以悲剧收场。

关盼盼:为一首诗而死的柔情女子



苏东坡是徐州的一张非典型性名片

歌喉很美,诗人张仲素称之为“歌尘”,说她唱起歌来,音调抑扬跌宕,清脆激越,其势可以阻遏天边的流云,冲击起雕梁上的暗尘。

徐州节度使张愔宴请游历徐州的白居易时,请盼盼相陪,盼盼一首长恨歌,一段霓裳羽衣舞,让白居易看了如痴如醉,当场题诗:风拨金翎羽,檀槽后带垂。醉娇无气力,风袅牡丹枝。从此张愔将盼盼引为知音,结为伉俪,张愔专为盼盼修筑燕子楼,寄望二人如同梁间燕子,呢喃侣居,双栖双飞,但好景不长,不久张愔病故,府中妻妾各寻出路,只有关盼盼孀居燕子楼十余载。

盼盼之死,都归罪于白居易的“笔杀”。白居易见了张仲素新出笑语来:不会入人深意,诮道泉台不相遇。遂绝食而死,以殉节。

北宋年间,苏轼任徐州知府,夜宿燕子楼,当夜梦见了盼盼,梦醒后写道:明月如霜,好风如水,清景无限。曲港跳鱼,圆荷泻露,寂寞无人见。如三鼓,铿然一叶,黯黯梦云惊断。夜茫茫,重寻无处,觉来空自独行遍。天涯倦客,山中归路,望断故园心眼。燕子楼空,佳人何在,空锁楼中燕。古今如梦,何曾梦觉,但有旧欢新怨。异时对,黄楼夜景,余浩叹。词里有深深的同情与伤感,很可惜,盼盼遇见的不是他。

重情义的徐州人难忘家乡的把子肉

徐州的饮食融合南北,兼顾东西,基本上什么菜系都可以品尝到,但徐州人的口味还是喜欢偏咸鲜,又以辣味为主。徐州人的早点往往是一碗辣汤、二两煎包。辣汤的前身是雉羹,就是那位彭伯克邳的彭伯(彭祖)发明的,算一算,辣汤至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了。辣汤里有鲢鱼丝、鸡丝、面筋等,因为放了胡椒,辣汤看起来不怎么好看,但喝起来很增进食欲,冬天的街头,喝下一碗辣汤之后浑身暖洋洋的,用徐州话来讲,那叫恣(zei四声)儿(舒服的意思)。

徐州人爱吃烙馍。在烙馍的基础上,又发展出菜合子,其中比较经典的是韭菜合子,连菜带饭都有了。台湾作家张晓风写道:“徐州是我没有去过的故乡。我有时候绕路跑到信义路四段,

专为买几个韭菜合子,干炕的。我喜欢看那两个人合作无间的一个杆,一个炕,那种美好的搭配间仿佛有一种韵律似的,喜欢看热烫鼓腹的合子被一把长铁叉翻取出来的刹那。”越是最家常的,远离故土之后越是最令人怀念的。

还有把子肉,徐州人重义,若是投缘,拜把子这样的事并不鲜见,既然有拜把子兄弟,有把子肉也就不为稀奇了。把子肉的根源没有多么清晰的有力的记载,不过有一个故事说刘邦斩蛇起义时,烧了一锅把子肉和战友们同吃,那是命运相连的同锅情谊。此外刘邦最爱吃鼋汁狗肉,他年轻时几乎天天都要去樊哙家白吃这种狗肉,现在远离家乡在外的徐州人,说起这些食物还是念念不忘,其实让他们魂牵梦绕的还是那故乡的滋味。

重口味的徐州人,爱吃甜蜜蜜的小吃

有意思的是,徐州菜特点是“黑辣咸”,但柔情的徐州人又最爱用甜味十足的蜜来做成小吃,像徐州人最爱的蜜三刀、羊角蜜等。

徐州传统小吃蜜三刀,可是大有来历。相传北宋年间苏东坡在徐州任知州时,与云龙山上的隐士张山人交往甚密,常常诗酒相会。一天苏东坡与张山人在放鹤亭饮酒赋诗,苏东坡抽出一把新得的宝刀,在饮鹤泉井栏旁的青石上试刀,连砍三刀,在大青石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刀痕,东坡十分高兴。正在这时,侍从送来茶食糕点,有一种新做的蜜制糕点十分可口,只是尚未起名,众人请苏东坡为点心起名,苏东坡见糕点表面也有三道浮切的刀痕,随口答:“蜜三刀是也。”后来“蜜三刀”名噪一时,徐州城里的茶食店,糕点坊争相制作,经过数百年的流传,徐州蜜三刀的配方工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清朝乾隆皇帝三下江南路过徐州时,尝过蜜三刀后,还御笔书“徐州一绝,钦定贡”。

而外形像山羊角的羊角蜜也是香甜可口的徐州小吃。它的原料是面粉、蜂蜜、白糖、麦芽糖、素油等。吃的时候,咬破角壳,蜜浆流出,香甜满口,别有风味。重口味的徐州人,却好这一口。和它的滋味一样,羊角蜜有个同样甜蜜的典故:项羽不留戚姬,心疼的女人虞姬是走哪带哪,打仗时也安排好一辆车让虞姬坐在后方,他在前方厮杀时才



徐州小吃:羊角蜜和蜜三刀

能安心。项羽率军与刘邦大战于九里山前,正人困马乏、饥渴难耐时,九里山上牧童用一只羊角盛满野蜂蜜献给项羽与虞姬饮用,二人饮后顿觉精神清爽。后来,军师范曾命御厨坊用面粉制作成羊角形的点心,里面灌制蜂蜜、麦芽糖,成为楚王宫里的的一道名点。随着岁月变迁,昔日楚王宫御用名点流向民间,成为徐州百姓喜爱的家常点心。

徐州人嗜咸嗜辣,但是平日里吃的小点心,却都甜蜜蜜的。而且这些点心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甜蜜蜜的故事。你说,喜欢它们的徐州人骨子里,是不是藏着一股柔情呢!

语言

徐州方言不难懂,但一点不懂就会闹笑话

徐州话实际上是苏北话与山东方言的融合,讲话时,与普通话的发音非常接近。徐州话的第四声与普通话完全一样,不用卷舌音,但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分,因此说出来不如苏南话绵软,有点硬。徐州人说话喜欢直接达意,当地的顺口溜里,就有从一到十的数字,总结了徐州地形特色以及历史印记,简单又好记:一人巷、二眼井、三马路、四道街、五莓庙、六道门、七里沟、八里屯、九里山、十里堡。

徐州话虽不难懂,但一点不懂也会闹出笑话来:有一外地司机开车到徐州,在路边正好遇到一交警,就问:“同志这边能停车吗?”交警答:“不

管。”司机就把车停在路边办事去了。回来后,交警给司机写了一张罚单,原因是乱停车。司机纳闷:“你不是不管吗?”交警答:“徐州话的不管就是管,管就是不管。”(注:“管”在徐州方言里是行或可以的意思。)

一个徐州人跟常州人做生意,生意快成的时候,他对人家说了一句:“你不要问了。”结果第二天人家就闪了,因为人家把“你不要问了”理解成生意谈不成了(注:徐州话“你不要问了”是没问题的意思)。

由此可见,如果不学好徐州话,不仅做不好生意,还会莫名其妙收到违停罚单的。